

意犹未尽

最是思乡中国胃

林希文

没有在国外他乡长期生活过的人,很难想象海外游子对家乡美食的思念和渴望。为了能吃上一口家乡的味道,生活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是想方设法,各显其能,颇有一些“发明创造”呢!

我刚到德国柏林的时候,那里还没有中国超市。想要吃点中国菜,要到越南商店去找,那里能买到中国酱油,也有豆腐。当然价格不菲,买一块豆腐的价钱足可以买十个鸡蛋!而且只有老豆腐。

时间久了很是思念上海早餐桌上

的嫩豆腐,一日忽发奇想,蒸了一碗蛋羹加酱油凉拌,居然颇有一点凉拌嫩豆腐的感觉,这就成了我发明的第一道就地取材的“中国美食”。

逢年过节,饺子最能解乡愁。包饺子,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韭菜。跑到柏林的亚洲超市一看,一公斤韭菜要十六马克,合人民币八十元左右,差不多相当当时国内一个月的工资了,吃不起!实在太馋了就像买葱一样买一小束,有这一小束韭菜就觉得包出的饺子特别香!

这韭菜成了全体旅德中国留学生的共同难题,所以克服的方法也是群策群力,有中国人发现了当地的一种

野菜有韭菜的香味,于是学习生物的中国留学生马上取样鉴别化验,确认这是一种叫“熊葱”的野生植物,无毒可食!大家给它定名野韭菜!从此季节一到,中国留学生纷纷出动采集野韭菜,有提着旅行袋的,有推着儿童车的,满载而归之后笑逐颜开分给同胞们,没多久,喷香的野韭菜饺子就带着家乡的风味上桌啦!

擀饺子皮没有擀面杖,我们可以用啤酒瓶子代替,不会擀皮的南方同学是用玻璃杯子在一大张面皮上扣出一个一个小圆形的饺子皮来的。饺子做起劲了又想到做包子,做包子没有蒸笼,我们可以把饼干盒子翻过来用铁钉打上几排洞洞照样蒸出暄腾腾的包子!从包子又想到了家乡的烧麦,买来德国香肠切成丁拌上糯米饭,加上调料,用自擀的饺子皮捏成烧麦,上饼干盒子蒸笼一蒸,舌尖上的那份满

足真过瘾!

饺子、包子、烧麦统统搞定,汤圆就更不在话下了。亚洲超市有现成的豆沙罐头、糯米粉,不光中国人会做,德国人也好奇。我还给德国小学生开过汤圆课呢!在德国小学的厨房里,带领小洋娃娃们搓小圆(豆沙馅),搓大圆(糯米团),小圆包进大圆里,煮熟入口甜滋滋。小洋娃娃们学得认真,吃得可高兴了!

然而,有一种美食当年却着实难倒了旅居德国的“巧妇”们,那就是——油条!

摸索又摸索,面粉、水、油三种材料不同比例调试的结果是:我们先成功做出了香脆的麻花!

麻花虽好,但油条毕竟是不可替代的。最后是有人一咬牙花高价买来一种罐装的专门做小面包用的发酵好的面胚子,用能烤四、五个小面包的原

料做出了还像那么回事的两根半油条!这配方一出,大受欢迎。虽然明知是贵得离谱,就是好吃这一口!

这以后,有人买来白鳕鱼做成了“黄鱼羹”,有人专挑那粗壮的白芦笋切片炒肉片,心里想的却是上海的茭白。

实在太想家乡菜了,阳台上都种起了上海小青菜!有园子的,更是辛勤努力地试种中国菜!有位朋友连种三年莴笋,头两年收获的莴笋只有筷子粗细!今年总算通过微信发来了手捧丰收莴笋的乐呵呵的照片!看着照片上这些在上海菜场里再普通不过的莴笋,忽然发现时间距离我用蒸鸡蛋充当嫩豆腐的年代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年!

民以食为天,食以家乡为美!走遍千山万水,最思乡的,还是我们的中国胃!



佛罗伦萨 ■朱春鸣

杨浦记忆

松花新村:我的一件历史“行李”(二)

刘翔文

如今,当我回望那个年代,似乎有必要对居住在松花新村时,祖父每天做的封煤球炉和辅帆布床这两个“规定动作”做进一步的阐述。

因为“封”“辅”这两个动词所搭配的“煤球炉”“帆布床”两个名词,其实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上海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细节。它们生动地折射出了一个时代中,普通老百姓生活状态的缩影,而今的年轻人或许根本就不知道煤球炉和帆布床是什么“劳什子”。那时,上海市区没有管道煤气和液化气,老百姓烧水煮饭全靠煤球炉。顾名思义,煤球炉就是靠煤球燃烧的炉子。别小看一个小小的黑乎乎的煤球,它们都是十分紧张的能源,每家均要凭政府发放的煤球卡计划供应。

所谓封煤球炉就是为了节省第二天早上点火生炉子的时间与麻烦,而在煤球炉内塞进几个新煤球,然后铺上一层煤灰,使表面上看不出明火,俗称为“封炉子”。第二天早上,只要用一根粗壮的铁丝,在封闭的煤灰层中捅开几个洞眼后,用把蒲扇对准炉门猛扇几下,火焰就会呼呼地窜上来。

封炉子这活,说来简单,其实和生炉子一样,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如果封得不到位,煤球不幸被烧完,那第二天早上炉火就会熄了,只得重新再点火生炉子。如此一来,就会耽误了烧早饭的时间,影响大人、小孩准时上班和上学。

童年时的我,为了学会生炉子、封炉子这活,头上没少挨过祖父的毛

栗子。而那时松花新村的大人们夸奖自家孩子的聪明,也常常会用自豪的口吻对左邻右舍说:“阿毛姆妈,阿拉小狗会封炉子啦!”再后来,随着煤饼的出现,封炉子的活也就相应变得简单了,只要用一块和炉膛一样大小的铁板,朝煤饼上一盖就万事大吉了。尽管如此,除了像我家这样的双职工家庭之外,还是有许多家庭为了节约煤球或煤饼,依然选择不封炉子过夜,而在第二天清晨把炉子拎到室外重新生炉子。

因而,每天曙色微露之时,家家户户将炉子拎到大门外,点火生炉子就成了松花新村的一大景观。众多的大人与小孩使劲挥舞着手中的蒲扇,对着炉口煽风点火。当那一缕缕通红的火苗,从炉膛中窜出时,在火焰的映射下,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甜蜜的笑容,那时的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追求就是这么简单。其实,那时整个上海市的市民生活亦是如此。

和封炉子不同,辅帆布床的活就没有一点技术含量了,这是个力气活,拼的是体力。那个早已在数十年前就绝迹的帆布床,又称行军床,可以折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普通人家居室狭小,因此基本上每家都会备有这样一张不占空间的帆布床。这个由几根粗壮的木棍将厚重的白色帆布支撑起来的折叠床,十分笨重,搬进搬出非常吃力。最最费力的还是把两根木棍套进床的前后两端,随后再把木棍两头的小洞嵌入床的左右两侧凸出点,当四个点紧密对接后,一张帆布床就铺好了。由于要保证床体帆布的硬度,所以每次将两根木棍上的四个点嵌入,都要花九牛

二虎之力,甚至还要手脚并用。一般情况下,搬床、辅床都由父母或祖父来做,我偶尔做做他们的帮手。在大人的眼里,这种事体太吃力,小人做不好。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一次我想为大人分忧,偷偷地试着独自把帆布床铺好时,双手就被夹出了大血泡。

如果说“煤球炉”“帆布床”这两个关键词构成了我童年时代在松花新村贫瘠的物质生活的话,那么“小小班”这个关键词无疑是构成了我在松花新村的欢乐富裕的精神生活。

说起小小班,和后来的向阳院一样,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是非常熟悉的。它有点类似于现在的课外学习班和暑托班,可性质却又与它们截然不同的一种课外儿童组织形式,主要在下午放学后以及寒暑假期间,由小学班主任老师按照学生居住的门牌号,把一个门牌号或相邻的几个门牌号内的学生组成一个小团体,俗称小小班。然后指定一名学生担任班长,代替老师行使检查、督促课外作业的完成、业余活动的安排等职能,而班主任老师则定期不定期地在各个小小班之间巡查、辅导。

那时的小小班不收费,二靠自律,完全是我们少年儿童的自治组织。学校在寒暑假期间组织小小班,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这些学生的家长都是工作繁忙的双职工,便用小小班形式来管住我们。于是,每当寒暑假时,我们每天上下午抽出一到两个小时,五六个人集中在门洞的大门口,某个同学从家里搬出一张小餐桌,大家围坐在四周埋头不响做作业,如果有哪个同学思想开小差,边上马上就

会有同学叫起来:“告诉老师。”吓得这个同学赶紧低头不语。而在几天后,那个高叫“告诉老师”的同学也就有了“马屁精”或者“浦志高”的绰号。那时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绰号,在此不妨也透露下我的绰号,因为我姓刘,绰号就是英文字母W的读音。几十年后,当我们这些当年的小伙伴们再次相聚时,许多人的名字都叫不出了,可却清楚地叫得出彼此的绰号。当一个个俗比雅多的绰号此起彼伏从各自的嘴里“吐”出时,小伙伴之间也就情不自禁地回到了纯情的童年时光。由此,我建议有关的专家,应该将绰号作为上海一种独特的民俗、人文的历史文化现象加以探究。

在小小班里做完课外作业后的一段时光,是我们最开心的。男同学玩斗鸡、打弹子、刮纸片游戏,女同学则玩跳绳子。很多时候,各个小小班之间还搞打乒乓、踢足球比赛。乒乓球桌就是各个门洞前面大人用来刷洗衣服的一个个水泥板,在水泥板中间放上一根竹竿,就是一个天然而又坚固的乒乓球桌了。足球场同样也是天然的,那就是东松花和西松花中间的一片空地。空地的两端放上几块砖头或者书包就立马“造”好了一座球门。你攻我守,女同学和不会踢球的男同学就站在两边当啦啦队。就这样,一大帮“野生”小孩子,一直疯玩到夕阳西下。大人们做好晚饭,打开窗户高喊着自家孩子的小名:“小桂子还不死回家啊!”“阿猫哎,回来吃饭啦!”各地方言的叫喊声混在一起,构成了松花新村一道独特的市井风景线。

诗抒胸臆

浅秋

李德生

细雨绵绵送秋凉,
清风徐徐夜生寒。
长空云淡天湛蓝,
浅秋气爽景烂漫。

杨浦公园夜跑

冯如
其一

日灼梧风下夜凉,
绿园蝉静健身忙。
星灯相伴穿松径,
隔水清荷透肺香。

其二

又挂银钩墨宇中,
照人穿径绕林丛。
炎凉久耐梧桐树,
漫结重枝送晚风。

其三

舒乏难将步履闲,
绕湖鬼影几周遭。
老来夜跑非惟病,
他日诺君临泰山。

其四

露下蛩声时唤人,
高楼树外暗如尘。
喘徐身后足音近,
奋起奔前又一轮。